



建国五十周年

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

历史卷



知
以
心

今日中国出版社

建国五十周年
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

历史卷

顾 问:龙志毅 禄文斌 安毅夫
安瑞琮 禄智明

主 编:黄美贤

副主编(执行):苏晓星 余宏模 安文新

今日中国出版社

历史

(京)新登字 1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黄美贤主编.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12

ISBN—7—5072—0672—6

I. 贵… II. 黄 III. 文学—丛书—中国—现代

IV. 1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0926 号

今日中国出版社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2 字数:130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天津蓟县印刷厂印刷

ISBN 7—5072—0672—6/C·17

全套定价:180(元) 单价:35.00 元

总序

安毅夫*

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自然有着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多种因素。其中也包括这个民族的成员为整个民族繁荣昌盛所作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有大有小,都是这个民族发展的希望。在我们以喜悦而庄严的心情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走进新千年的时候,几个退下来的老同志,想到了在隆重纪念这个光照千秋的历史性变革的时刻,应当为自己的民族办一点实事。他们是作家、是学者,自然想到了编书,编一套建国五十周年贵州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丛书,他们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几位老领导的赞同。于是,在六盘水市一些热心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这件事就终于办成了。这是值得高兴,应当祝贺的。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我们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岁月,后来就落伍了,经历了漫长的苦难,直到五星红旗插上贵州高原才得到新生,才焕发了无限生机,开创了新的业绩,有了历史性的进步。特别是我们党那次标志着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之后,更有了巨大的发展。五十年来,我们有了自己的专家、学者,有了自己的作家、诗人,也就有了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有了诗歌、小说、散文等等文学作品。出这么一套丛书,正是体现一个历史阶段的检阅。总结成果,是令人欣喜的,可以激励来者;当然也可以看到不足,更能启迪后人奋进。这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 作者:安毅夫,彝族,贵州民族学院原院长,离休干部。

套丛书对贵州彝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文学创作，既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又富有里程碑式的启示。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更何况处在一个开放的年代。因此我们在编选这套书的时候，自然应当有开放的眼光。这首先体现在历史、文化研究论文的编选上，我们不但选彝族作者的文章，也选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作者的文章。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编选上，则不能不考虑全国关于民族文学的定义，只选彝族作者的作品，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兄弟民族中那些曾经用他们的笔描写过我们民族的作家、诗人。

从更广泛的概念来说，历史、文化都是文化，文学则也被称为文化之花，也是文化。民族文化乃民族之魂。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民族的精神面貌，表现了民族气质和心理状态，并通过文化，培养民族性格，塑造民族形象，标志一个民族的存在。所以说民族文化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因此，编辑这套丛书也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建设，引起对民族文化的重视。

虽然还有不足、不够，但是我还是感到了这套丛书的厚重。当然这里有研究的分量、作品的分量，还有队伍的分量。我不仅钦慕老一代的成就，更欣慰新人的成长，我从这里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看到了新世纪我们民族的希望。还是那句老话，任重道远，我殷切地希望老同志们多多保重，年青的朋友们珍重、奋进。

让我们在新千年共同为我们的民族祝福，愿我们的民族在新世纪蒸蒸日上，繁荣昌盛。

2000年4月20日贵阳

目 录

总 序	安毅夫
余宏模	
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历史变迁	(1)
陈世良	
济火问题管探	(24)
王正贤	
阿哲方国论	(35)
陈天俊	
“罗施鬼国”考	(65)
陈天俊	
罗殿国形成史	(76)
李平凡	
贵州安顺古代彝族与安札古遗址	(92)
史继忠	
自杞国再探	(111)
史继忠	
亦溪不薛考	(123)
罗友林	
元代贵州宋隆济、奢节起义	(132)
余宏模	
试论明初奢香夫人维护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绩	
.....	(146)

罗 勇	
普安“十二营”考·····	(158)
李 卿	
试论明末奢安事件的性质·····	(167)
罗 勇	
清初贵州普安彝族总兵龙天佑墓碑探证·····	(181)
乔云生	
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	(192)
程昭星	
安健与孙中山·····	(216)
姜钟彝	
贵州少数民族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所作的斗争·····	(227)
赵大富	
解放战争时期盘县特区的游击战争·····	(239)
罗正光	
威宁游击团革命斗争史略·····	(255)
后 记 ·····	(286)

余宏模*

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历史变迁

彝族遍布贵州高原各地,但主要聚居区域是耸立在滇黔毗邻的乌蒙山区。巍峨峻峭的乌蒙山,气势雄伟磅礴,千百年来一直是彝族人民世代生息蕃衍之地,又是孕育发展彝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崛起与发展,对贵州古代的民族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彝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比较,它具有以下的特点:首先,彝族历史文化悠久,有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字,大批的彝文典籍、金石碑刻仍传流至今。其次,彝族在历史上曾在贵州高原建立有罗殿国、罗施鬼国、自杞国等民族政权,有自己严密的政治、社会、军事组织制度,保境拓疆,雄长一方。其三,伴随中原历代王朝的开道开边,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彝族由原始部落社会跨入文明社会门槛,比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为时要早,延滞也长。

* 作者:余宏模,彝族,1932年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

(一)

彝族漫长的远古史前史和族源迁徙，限于汉文文献资料的残缺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聚讼纷云，难于定论。但是，彝族文字记载的大量典籍，近年以来已经翻译出版的史料，说明彝族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它曾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以后又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由君臣师匠的产生直到明清时代的改土归流，斑斑青史在彝文典籍中均可疏理探求。

据贵州彝文文献《彝族源流》记载：彝族的历史久远，自哎哺时代开始，彝族历史经历了尼能、什勺、米靡、举偶、武米和“六祖”等若干时代。彝族先民曾经渡过漫长的哎哺时代，经历同野兽分居，发明使用火，母权制、创立天文历法，发明使用文字等阶段。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出现了有名称的氏族、部族，有谱系记载的有关彝族的祖先，如哎哺氏、哎哺氏的希密遮；采舍氏、采舍氏的希堵佐；目确氏、则咪氏、目确氏和则咪氏的武侯、吕娄等。随后相继形成了许多部族，如尼能（或为沽能氏、昆明人、哀牢人、僰人之祖）、什勺（叟人之祖）、鄂莫、米靡、举偶等。从书的某些记载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彝族古代社会，曾形成过称“米”的统一的社会政治体系，如“武米”、“武哲米”、“笃米”的时期。并曾使用过统一的天文历法、统一的文字，而后出现的才是以“祖”（或“苴”）为代表，各自为政，互不号令，自立中心，守土拓境的局面，持续延滞达千年以上。在彝族历史上“洪水”时期前，其时有武僰系的一支由于生产力和文化都比较发达，逐渐强盛，在彝族内居于统治地位，武僰系统后来又分化出繁多的支系，比较大的一支，汉史曾称为“白蛮”。“洪水”时期以后，武僰氏的统治被动摇，笃米的六子，史称“六祖”强盛起来，分

为六大支系，其中的武、乍两支吸收武彘的先进文化，最先建立政权，互相融合形成“白蛮”彝族的支系。“六祖”成功地推翻了“米”（即天）的统治，断了天地间的津梁，在历史舞台崭露头角，其中的糯、恒、布、默四支逐渐发展构成“乌蛮”彝族的支系。“六祖”各支除南诏（哀牢）外，均形成一套：祖（苴）、摩（穆）、布”（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治统治，他们与历代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一直影响着彝族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

另一部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对彝族远古史前的记载是：在人类产生初期，人兽混处。人吃的是野果，穿的是兽皮。后来，人类发明了火，用火驱逐野兽，疏通九条河。这时的人类还不知嫁娶，不知时令，用树纪年，用石纪月，根据花开、花落、果子成熟、树叶枯萎等自然现象定时令。人类学会了耕种庄稼，这时形成了哎哺、尼能、实勺、则咪等古老氏族。哎哺氏族兴起了嫁娶，有媒妁，有婚姻礼仪。人们观察大自然，并积累了不少知识。

人类繁衍，社会发展，进入到阶级社会，出现有君有臣，有了布慕的社会，并产生祭祀的习俗。彝族先民远祖希慕遮（又译希密遮）传至后世笃慕俄（即笃米）时，洪水泛滥，率众南迁至洛宜白，娶三妻生六子，长大以后率部开拓疆土，各自为政一方，史称“六祖”时期，其后裔和未列入“六祖”系统的武德本、武古笃、武陀尼、武濮所等部落的后裔，都发展成为今天彝族的一部分。

根据贵州彝文文献《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的记载，结合汉文史籍，可作如下的探讨：

首先，彝族在中国西南地区居住变迁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以前，其先民的活动足迹已遍及今川滇黔境内。彝文文献著述的几个古代的主要部落国家，如武彘部落其生产力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从事农耕，冶炼、制陶、制皮革、纺织、丝绸等经济活动，其最早建立的政权，可能即是曾在今天四川宜宾以及云南昭通地区的“古彘候国”。被称为“武米”的支格阿鲁部落，在彝族中称“滇濮梭落”

即今云南滇池地区，从事农耕、畜牧、冶炼、纺织、捕鱼、制陶等经济活动，曾建立有古滇王国。彝语称为“米”，意即为“天”，是地位在苴摩（君长）之上的王。其后裔有从乌蒙山渡金沙江北上凉山，或从乌蒙山迁往哀牢山、点苍山等地。彝语称“吐苏”之祖的仇娄阿摩部落，曾以今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为中心，建立政权，其后裔有名阿朱提（又译“阿佐赤”、“阿仲赤”），以后南迁云南曲靖一带，又建立“掌扎俄勾”政权。此外，彝文典籍载有希慕遮（即孟遮氏）自牦牛徼外居“邛之卤”，卤与卢通，为彝语“龙”之义。《括地志》载“戎府以南皆卢地”，戎府即今四川宜宾之地，古有“卢夷”之国，其君称“微”（或蒸），读为“祉”，乃彝语方言称君长为“祉慕”的君字。说明在周初的卢国族属，即为今之彝族先民称“夷”。

其次，彝族进入贵州高原的历史，根据彝文典籍的记述：先秦时期的古夔侯国、古滇王国、古卢夷国、古蜀国的彝族先民都有在今贵州高原活动的蛛丝马迹。如《彝族源流》记载，古夔侯国的武夔部落后来受到六祖部落的攻击而衰落，汉文献也记载其部民常被掳掠作为奴隶，称为“夔僮”，转卖他方。《大定府志》转引《括地志》“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记载后称：“则自泸州以南至叙永、大定、安顺、兴义皆卢国也”，说明远在周初的卢国族属，迁入黔蜀戎府以南之地后，即已有称“夷”的彝族先民活动。在贵州黔西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晚期的一批墓葬器物，青铜器受滇文化的影响，兵器有蜀文化的柳叶形青铜剑，都可反映古滇王国和古蜀国与贵州高原彝族先民的交往史迹。

（二）

秦代以前，今贵州境内就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此即所谓“西

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①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还不甚密切,所以,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各自自由发展的时期。

秦开五尺道,揭开了王朝开边设道,开始统治贵州的序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承认少数民族“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封其首领为王侯、邑长。如在贵州境内,大部分地区置属牂柯郡,一部分地区属犍为郡及武陵郡,与此同时,又封夜郎王、鳖侯、且兰侯等。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南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贵州境内的濮人势力衰落,夷人崛起雄据,百越向北迁徙,南蛮向西移动,皆在贵州高原会合。濮人在分化,融合百越为“僚人”,融合夷人则称“夷”。当时入境汉人不多,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渐渐“变服易俗”而被同化,与夷通婚者称谓“邛耶”。当中央王朝统治削弱之时,“大姓”与“夷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日渐增长,以致独霸“南中”。

彝族先民“夷人”系统在贵州高原的崛起和雄据一方,此一时期突出的表现是夜郎封王和“六祖”后裔德布、德施两大统治家族势力的发展与扩张。夜郎是战国晚期即已出现汉文史籍记载由夷人和濮人所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滇黔毗邻之地,其统治民族当为夷人,被统治民族中有大量濮人,即杜预《春秋释例》所称:“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的族群。

夜郎的国境和族属问题,至今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近年来彝文古籍的翻译出版和贵州境内的出土文物,为夜郎族属夷濮说,提供了新的论据。据《彝族源流》记载,《液哪源流》说:武燹氏后裔的一支“液哪”,即夜郎的译音。译文称:“武燹同时出现,武燹同时形成,武燹为液哪之先,液哪是武燹氏裔,液哪竹子孙,液哪发祥于水,泰液水为液哪根”。其早期的谱系是“燹雅蒙一代,蒙雅液二代,液哪朵三代,液哪朵时代,称液哪勾纪,代表天掌权,代表地守基业,液哪是天地之子,兴起君长制,液哪主一方”。译文的记述说明“液

哪”兴起与竹和水有渊源关系，并指明液哪朵为液哪兴起的第一代君长。参证汉文典籍有竹王兴于豚水，竹王雄长一方，后竹王被杀，“夷濮咸怨”的传说记载，所称“液哪”，即是夜郎，夜郎族属实为夷与濮也。夜郎君长的直系谱系，《彝族源流》记载为：“夔雅蒙—蒙雅液—液哪朵—那朵藏—藏辞辞—辞阿宏—宏阿武—武阿古—古阿举—举雅则—则雅尼—尼雅哎—哎雅鄂—鄂鲁默（迁往大革洛姆，另以姆起名）—姆赫邓—邓雅奏—奏默遮—默遮索—索武额—额哼哈—哼哈足哲—足哲多—多同米—同米妣—妣鄂莫—莫雅邪—邪务（邪务按《汉书》记载补记），共记 27 代。据《史记》记载建元六年（公元前 315 年）唐蒙“从巴蜀笮（符）关入”夜郎境所见到的“夜郎侯多同”，可能指彝书谱系所记的“多同米”。及至莫雅邪之世“液哪一时被攻打”，液哪的余部残败，迁往“啥靡”，住啥靡卧甸（今云南大理境），得卓罗纪部相助，“液哪勾纪”的政权，此后即由罗纪继承。莫雅邪世可能即《汉书·西南夷传》“成帝河平中（公元前 28—25 元）”牂柯太守陈立所杀的夜郎王兴史事的反映。兴子邪务，疑即幕雅邪之子。与其外祖父翁指“收余兵胁迫旁二十二小邑反”，时天大旱缺水，陈立攻绝水道，迫使“蛮夷共斩翁指出降”，邪务年轻未被问罪，作为残余势力往西迁走，夜郎的势力从此就衰落下去，退出了历史舞台。

夜郎的疆域和政治中心，《彝族源流》的记载反映出是伴随势力强弱而不断变化的。所记载的彝语地名，如液哪朵诞生有关的“泰液水”是否即豚水？液哪的住地而且作为政权名称的“液哪沟纪”；液哪朵家祭三代亡灵的地方“液哪阻姆”；和濮所部通婚时祭三代亡灵的地方“武拜阻姆”，后裔迁住的“大革洛姆”等等，这些古代彝语地名，因年代久远，古今称谓不同难以考注。在黔西北实地调查中，有些彝语地名都说明古代彝族液哪家族的活动遗迹，也可佐证夜郎的疆域和政治中心，当在今之滇黔毗邻地区⁽²⁾。

从考古和文物方面探讨，值得重视的是在威宁中水夜郎墓中

出土陶器最富特点的是陶器上刻划符号,多数刻划在陶胚上,然后入窑烧制而成。刻划符号的位置多在陶器口沿部,少量分布在腹部、耳部等处。刻划符号共有 41 种,其中部分重复。这种刻划符号,用今贵州彝文比较,相当部分可以释读。此外,出自贵州威宁传入云南昭通的传世文物即彝文“以诺”印章,彝文音译为“液哪迪那惹威”,直译为“夜郎之手司印”。另有昭通民间收藏的一颗铜质彝文印章,彝文直译为“统管堂琅印”,都可证明汉代即有彝文印信,“夜哪”即是“夜郎”,液哪时代的印信不知尚有多少沉没于沧桑世变中。⁽³⁾再次,赫章可乐“乙类墓”已清理的 169 座中,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的墓葬有 80 多座,西汉晚期墓葬 14 座(另有 70 多座墓葬无随葬品,不能准确断代)。“乙类墓”无封土,墓葬规模小,无墓道,多数墓葬无棺木葬具,葬俗特殊,尤以“套头葬”为罕见。此类葬俗,是人死后用釜类器物(或铜鼓)作为葬具,套在尸体头部埋葬入土。已发掘“套头葬”墓共 20 座,战国晚期 10 座,其中 9 座墓是用 B 型铜釜套在人头部,1 座墓用 A 型铜釜套在人头部;6 座西汉前期墓葬中,5 座墓用铁釜套在人头部,1 座用 A 型铜釜套在人头部;3 座西汉晚期墓葬中,分别用铜鼓、C 型铜釜和铁釜套在人头上。可知战国晚期“套头葬”,主要用 B 型铜釜作葬具,不用铁釜;西汉前期的“套头葬”,主要用铁釜作葬具;夜郎灭亡以后,西汉晚期即无规律,“套头葬”的习俗逐步消失。至于随葬器物别具一格,形制和纹饰均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出土的铜锄、铁耒、铁插等农业生产工具,表明系进行山地农业的民族墓葬。其中的尖形耒、铜锄等生产工具,系“滇”文化中常见之物。生活用具中出土的对称陶纹立耳铜釜(A 型)、鼓型铜釜(B 型),铜鼓(M153)、铜戈(M20:1)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川滇墓葬出土相似,说明夜郎的青铜器受“滇”文化的影响大于“巴蜀文化”的影响。⁽⁴⁾由上可知夜郎与滇文化相似,族属应同。而“套头葬”的丧葬习俗,正是一种对釜类器物 and 其后演变为铜鼓,作为重器用以表示权力和财富象征的原始崇拜的反映。我

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铜鼓是在云南楚雄彝州的万家坝，彝族先民在历史上不仅使用铜鼓，而且会制作铜釜、铜鼓。⁽⁵⁾彝族古代的丧葬习俗据彝文献记载有土葬、石棺葬、铜葬等各种葬俗，火葬显然是接受氏羌文化影响而兴盛起来的。因此，“套头葬”的葬俗也不排除其为夜郎境内夷人的某种特殊丧葬习俗的可能性。

武爨后裔液哪在贵州高原兴盛和衰落之时，“六祖”的后裔同时也相继在贵州高原不断开疆拓土，雄长一方。⁽⁶⁾在夜郎国从历史舞台消失之后，彝族在贵州高原不断迁徙，分化，征伐，融合的过程中，又建立起各据一方政治中心和地方政权。

根据彝文文献的记载：“六祖”后裔的糯、恒、布、默四部都曾经在贵州高原活动过，尤以布、默两部在贵州开基创业，拓疆守境，长期统治当地直至明清之际改土归流。

糯部为笃慕俄三子慕雅热的后裔，自从在卓雅纪堵分支以后，曾有一支渡牛栏江进入今贵州的威宁，在迁徙过程中被外族袭击，只好迅速转移；另有一支即渡金沙江北上，以后并逐步发展到四川成都一带。渡江北上进入“巴布”（今四川凉山彝州建昌、雷波、黄郎、波卜等地）的糯部后裔，后来称为“曲尼”部。

恒部为笃慕俄四子慕雅卧后裔，史称耿恒支系。在卓雅纪堵分支后，长期迁徙过程中，征服了“濮人”，在两汉时期主要分为三支，一支定居滇东北的“宴的甸”（今昭通），发展成为“乌蒙部”。一支经贵州威宁、毕节征服羿子、僚人在今四川古蔺、叙永赤水河两岸定居，发展为“扯勒部”。一支从云南昭通北上过金沙江沿美姑河北达凉山各地，称为“古侯部”。

布部为笃慕俄五子慕克克后裔，史称德布支系。在卓雅纪堵分支后，从今会泽、宣威迁入贵州境内，第七世钟鲁蒙时已至纪古鲁堵（今威宁境）椎牛盟誓，立权令制度，定租税规章，并越草海向外扩张。一支在默德阿仁时，当了播勒（今贵州安顺）君主，唐宋时其后裔曾建罗殿国。一支在糯奎博时迁往黔西南境，在濮吐珠液（今

北盘江流域),征服当地濮人,拓境开疆,彝文称为“濮吐珠液”家。一支在默哲俄索时,率部据今贵州威宁为中心,后裔因其名号史称“乌撒部”。

默部为笃慕俄六子慕济济,史称德施支系。在卓雅纪堵分支后,从云南会泽西北部沿乌蒙山脉进入贵州开疆拓土,至西汉末年东汉初期时,其后裔勿阿纳世,曾建“柯洛大城”(今贵州赫章县境),并向东及于洛更(毕节)、白扎戈(大方)、比喇(织金)渡鸭池河抵古糯(贵阳),向西渐及赫墨仲显(今云南镇雄境),建立起强大的地方政权。其后裔妥阿者以后长期统治水西地区,蜀汉时曾献粮通道,佐诸葛亮平定孟获,因功封罗殿王。彝文称作“阿者蔺”或“慕俄格家”,即水西部,至唐宋时汉史称为罗施鬼国。另一支妥芒部时,向西发展,传至陇阿娄世,势力更大,统治今云南镇雄、威信、彝良及贵州威宁、赫章、毕节部分地方,彝文称为“芒部家”。

上述可知:秦汉时期的贵州高原,彝族先民以武燹支系的夜郎国为代表,崛起兴衰于历史舞台。同时,“六祖”后裔各部相继在与“濮人”、“土僚”、“羿子”的征战融合过程中和与川滇黔各地彝族部落在迁徙、对流的过程中进而整合形成统称为“夷”的族属;形成了如父子联名制、行火葬、十二世后相与婚姻、好臂类、党妻族、转房制、重祭祀、多禁忌等固定的文化共同特征。

(三)

自东晋以来,南中大姓爨氏以建宁(今云南曲靖)、晋宁(今昆明一带)为中心,不断扩大统治范围,构成“诸爨强族”,独步南疆,贵州境内的牂柯河、平蛮、夜郎等郡皆在其势力控制之下。在东爨境内的各部乌蛮,源出“夷”、“叟”、“昆明”,均为彝族先民。隋文帝

开皇十七年(597年)春,令太平公史万岁率兵平定南宁州爨氏,次年又派杨武通再次率兵攻打,爨氏统治一蹶不振,东爨乌蛮各部纷纷自立。隋炀帝时,将原先设立的南宁州总管府撤消,标志王朝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不得已而“弃其地”。于是乌蛮各部势力膨胀,自立疆场。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多为仲牟由(即笃慕俄)后裔家族统治区,恒部的乌蒙部、扯勒部;布部的播勒部(冷冷格)、乌撒部(纪俄格)、阿佐赤部(云南沾益)、笃慕部(古苦格、云南宣威);默部的阿于歹部(云南东川)、阿者部(慕俄格)、芒部(云南镇雄)、阿旺仁部(皮嫩博纪、贵州盘县、普安)趁机发展控制滇黔川毗邻一带而守境拓疆,对贵州历史发展和民族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宋时期的贵州高原上的彝族诸部,曾经隶属中央王朝设置的羁縻州,据汉文史籍记载如“矩州刺史谢法成招慰比楼(即水西阿者部比六、比内)等七千户内附”;“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置都州、总州;“析昆明部置”殷州、敦州及“以昆明夷内附置”的宝州,均属黔州都督府管辖。羁縻州不同于经制州,其特点是:其地在“边”,其民为“夷”,其官为“土”,羁縻以属,仍属土官统治的范畴。但此一时期内,贵州西部由彝族先民乌蛮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崛起,著名的有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其次是毗那和乌撒,还有石人等九部落,族属相同,地域毗连。

“罗氏鬼国”之名,是汉文献对黔西北彝族阿者部政权不确切的称呼,或讹称“鲁斯国”、“罗施国”、“鬼国”。贵州彝族大部自称“诺苏”、“尼苏”,即古籍所称“卢鹿”、“罗罗”。意为崇尚龙、虎之部落,其所建立政权或称“罗苏”国,音变讹为“鲁斯国”或“罗施国”。“鬼国”之名,源于乌蛮尚鬼之说,实际是彝族定期祭祖的习俗。默部后裔阿者部,蜀汉时助诸葛亮南征受封罗甸王。以后在水西地区不断征服濮人部落,拓土开疆,建立政权而为一方君长。故《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请尽归牂牁故地”。此“牂牁国”当是乌蛮阿者部不